

奏請其事。故吉野事書曰：東條之徒有請云：既而直義復叛，故賜書於直義，責讓之。直義復上書乞舉軍國之事，委任於武家，而不允却其書也。其每使正儀之人往復者，正儀主其事故也。正儀之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。云云者，是時尊氏直義外相和好，內實相渝猶矣。尊氏又欲講和於行在，故延正儀使者寵賂之，要使正儀復圖和議也。其使者知和之不就，故且爲詭激之辭以謝其事也。其言楠已屬於武家者，先是朝廷以直義爲武將，勅官軍悉隸之，故云爾。非其使者有反心也。又非正儀之所知也。夫兵家使者

入敵地，視其便宜，一時詭隨詐合，豈足怪乎。正儀忠事乎行在，終後村上之世。又尊氏直義相賊害，及尊氏義詮懇懇乞和於行宮，太平記園大曆可證也。又問：太平記載，正平七年後村上帝在男山，敵來圍焉。潛出，正儀等圖繼援，其兵未發，城已危急。公卿嘲正儀曰：正儀者正成之子也。正行之弟也。而不肖已甚。人有言：堯之子不肖乎堯，舜之弟不肖乎舜者，正儀之謂也。果然，則世人併稱三楠，不亦妄乎。答曰：不然。帝之在男山，既舉兵士，從乎軍役，其留守者與有幾，而使正儀調餘兵攘大敵，豈四五日之所能辦乎。

行在或附
公卿無兵略。沒于圍城中。怯懦多遽。欲棄城而走。故喋喋云爾。此非正儀之罪也。夫公卿每不罪已。而罪人。是行在之所以不復興也。夫正成。正行既知朝廷無遠圖。吾事之不可孤行乎閩外。一旦克敵。非國家之長筭也。故相繼早決死矣。正儀亦有觀乎此。及此時行在愈衰。正儀知已亡。則行在不復支也。故以保內地。護行宮。為已任。不務攻伐進取。而納撫降附。贊成和議。每不欲自我啟兵釁。是正儀之本謀也。正成。正行相繼死難。於是時。朝廷恐懼修省。遠念列聖之德。近恤兆民之苦。不罪人而罪已。以修德政。則正儀

之本謀。或可擴及於遠。其功業儻有所立矣。夫內外不相副。雖有良將。莫所施其勇謀。故正成。正行死。而朝廷不復振。及正儀策不行。而行在不可復為也。其時勢為然。正儀所謂冬日之日者。非當時諸將之所企及。併稱三楠。非妄也。

或問。太平記連記正儀與和田正武。多稱和田楠。然則正武勝乎。荅曰。不然。國音連稱便。故云爾。得能氏者。河野氏長子之流也。土居氏者。其庶流也。連稱必稱土居。得能之類也。且正武戰將也。每戰居前。正儀大將也。在後總督軍務。北人先呼和田而後楠。亦非

無其由也。正武義勇可尚矣。正儀度量智謀。大將之器。非其所及也。

或問。豫章記載。正平二十二年。細川賴之爲足利氏管領。以籌策降楠正儀。其說如何。答曰。南方紀傳載。賴之屢請南北講和。兩統迭立意者。此時正儀執奏其請。欲贊成其事。故北人夸大之。云云乎。是歲足利基氏死。公卿將士咸喜曰。基氏死矣。來歸者必多。正儀獨歎曰。朝廷修德政。雖多強敵。必降服。不然。強敵悉亡。復相繼起矣。已不自修。幸敵之亡。難矣哉。其意見可觀矣。其事見於賴之物語云。

或問。三法師物語載。正儀怨望行宮。違其勅。又約降於足利氏。其說若何。答曰。此時正儀形跡一擬于反人。其所記載。豈翅三法師物語乎。又花營三代記載。正儀乞降。故許之。云云。後愚昧記載。正儀與南方向背。其親族離畔。相攻擊。正儀不克。出走。其與我約降。在去丰矣。故執事欲援正儀。云云。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。與其本志而已。夫後龜山其貴宜立。其德宜君。後村上之所屬意也。長慶好攻伐。厭和議。正儀欲奉後龜山成其本謀也。彰彰乎明矣。及後村上崩。長慶自立。是其所以爲缺望也。及後村上之季年。與北方

和矣。及長慶之立。勅四方舉兵。正儀驟諫之。長慶不從。正儀慮長慶昧乎攻伐。悉喪內地。廼擁兵而不應。勅。是其所以為違勅也。長慶赫怒。勅和田橋本等。舉兵逐正儀。於是正儀知長慶之不可為也。欲終奉後龜山。復講和保地也。廼就賴之謀。援據焉。是其所以為約降也。是時知正儀之志。欲濟其事者。賴之一人。其事有觸當時忌諱。又非他人意見之所及也。故不表顯其事。默契領意焉。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。又問。吾子言。後村上之季年。南北講和。及長慶之立。破和議。何以言之。答曰。夫太平記訖乎後村上。正平

住吉のりま
子松平く
きり比く
いりくく
まをり
く風流の破
子もまをり
中神主小
量八十餘
まのり
はくをり
名をり
後村上
足るなり
八十餘
いり
木さなり
みなり

二十二年。後光嚴貞治六年。細川賴之為足利氏管領條。先是。三四年。莫記畿甸爭戰。其文尾以四海無為為結語。又題其書曰太平記。又按新葉集。正平十九年以後。後村上屢行幸于住吉。其事有類於夏后遊豫之度。以是觀之。是時南北講和弭兵必矣。諸書遺佚耳。按赤松則祐觀鼓瀑布歌叙曰。應安之始。關東關西官軍同時蜂起。故赴警衛于京師云。又喜連川系圖載其秋。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。與上杉憲將戰。敗亡。是正當正平二十三年。後村上帝崩。長慶立之時。以是觀之。長慶新立。倣後村上即位故事。勅

四方舉兵。而官軍應勅舉兵。可以知也。是余之所以云云也。

又問。吾子言。正儀持講和保地之策。及于正平之季。愈益執本謀。以諫長慶之舉兵。竟至於擁兵得罪也。吾未知其果是。答曰。吾子不見太平記載。正平十六年之事乎。其時大內弘世山名時氏石堂仁木等降附。行在頗振。而義詮懦弱。其宰貪殘。其諸將不服。又會北京空虛。於是細川清氏來奔。言其虛實。請攻北京。自今觀之。似可為之時矣。然正儀建議。辨其不可。後果如正儀之言。及長慶之立。大內山名等既悉叛。

去。外援如鑊。加之。行宮多故。人心不一。而義滿賴之。君臣際會。一時風靡。南北形勢。非復十六年彼此易地之比也。先是。畠山國清之入寇也。其諸將不和。尚猶內地失守。大事將去。今彼內和兵強。又非其時之比也。於是時。長慶欲舉兵討敵也。正儀智謀老練。過絕一時。累世握兵權。為其藩鎮。義豈唯唯從其軍役。速國家顛敗乎。雖欲無諫爭之。可得乎。其違勅。非擁兵。豈又有他哉。是余之所以遂言也。

又問。吾子保正儀之北投。非叛降也。吾未信之。答曰。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。觀正儀之為人。雖其強勇果

烈。如不及。正成。正行。亦其慈愛惠和。深思遠計。與時消息。効忠于行在。不為絀劣也。豈以國之榮悴。家之存亡。失其大節。醜然降於累世之仇讎。以忝其父兄者。若正儀及正平之季年。見行在之將墜。而實叛降於足利氏耶。至于弘和之始。國步愈蹙。人情益兌。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絕。而効忠于行宮。沒身不渝。其子孫世世殉節。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。以是可觀。正儀執本謀。始末如一。未曾背行宮也。其見放逐。而數年寓於敵地者。其奈罹時之不淋也。

又問。如吾子之言。正儀結納于後龜山。然及後龜山即位。其屢攻正儀。何也。答曰。後龜山新立。如其軍國小大之事。悉出于長慶之手。故其徒來攻正儀也。其時帝亦不得。不受制乎長慶。其事非出乎帝之意也。於是賴之數出兵救正儀焉。其他將士咸遷延。不欲涉河。其後帝如吉野。長慶上皇退于紀伊。其地戰鬪不熄。而大和河內攝津等無事。是時雖正儀未復歸。隱蔽吉野。保寧內地。可以觀也。其後復歸。官至參議。非有功勞。而寵獎得如是乎。

又問。正儀之北投也。賴之為正儀百方保護。其極至辭已職。爭之。其故何也。答曰。是時為其主忠計。而患

海內塗炭者。有正儀賴之而已。賴之當足利氏隆際。委任無貳。靡言不從。欲擁立兩統。平治海內。其於兩統。無所偏倚也。正儀值行宮之陵夷。其策不見用。知其不可挽回也。欲維持世統。期不時乎後代。故循循然。為行宮謀講和。迭立無視。一時屈伸也。同類相求。同明相照。其策并行不相悖。所以相依託也。不然。則正儀者。春秋三叛人之徒也。賴之自任以海內之重。豈為一叛人。如是汲汲棲棲。致力勞師乎。及賴之屏于南海。正儀亦與足利氏絕。蓋以失其耦。而事之不可保也。

或問。正成才立乎一圍城中。竟建回天不世之功。正儀失措胡尾。何與正成背馳乎。荅曰。正成之時。北條高時恣暴昏亂。後醍醐帝增修德政。海內翕然想望帝德。洋溢也。其確乎守一小城。有恃乎此也。果群雄崛起。滅北條氏矣。及帝愆德。海內復歸武家。沛然不可禦也。及正儀之時。海內愈益親附武家。鄙陋公家。而朝廷無經世濟民之畧。正儀策不用。是其所以致胡尾失措也。

或問。諸葛孔明知漢賊不兩立。以出師討賊為己任。不逆料成敗利鈍也。如吾子之言。正儀至忠矣。正儀

何不則孔明之事。敵愾攘地。興復爲已任。而畏縮沮撓乎。荅曰。孔明者天下之一人也。談何容易。正儀雖一時宿將。勇謀決勝。不及正成。正行也。威風動衆。不及顯家。義貞也。以勇謀威風。不及四公。安能影響乎。孔明之出師討賊。若使正儀強傲於孔明之故事。必蹈姜維之覆轍者也。其持保境之策。甘憤憤之譏者。可謂知已知彼矣。亦是其善學孔明者。所謂魯人之學柳下惠。未有似乎此也。夫長慶當足利氏最盛之時。欲驅周餘之孑遺。殉乎攻伐。以取大業也。譬如多羊宿疾羸憊之人。氣息僅存。欲服峻劑。速起也。藥力

一激。不就木者幾希。故善養者。不過乎盡滋潤溫補之道。以終其天年也。正儀老成沈深。含垢忍詢。流離依違。如乘如矢。以隱蔽行宮。保護內地。亦類也。故余以爲。正成恢復大運。其業不卒。而死乎始。正行繼父之業。其力不足。而死乎中。正儀收合遺燼。維持澆運。而生乎終。雖有剛柔死生之異。竭忠于朝廷。可謂不相戾矣。嗚呼。莫行宮于南國。支持正統五十餘年者。誰謂非楠氏三世之力乎。

或問。元中之季。大內義弘謀講和。約迭立。既而北人反其約。南人屢起。竟以敗亡。先是使正儀能成講和。

亦如此。然則正儀之策不亦左乎。答曰。夫事之成否。在時。遠正平之季。行在雖衰。內地未裂。四方服者存。斯時南北約迭立。而有違變。則退保內地。煽動四方。亦足以相持也。北人有所畏矣。至乎元中之終。內地削盡。四方糜滅。時已去矣。北人視之如贅疣。有何怖畏。而踐其約乎。尚且致南人蜂起。畿甸騷擾。若違其時。北人安得反其約。是正儀之所以及時謀議諫爭也。其事不行。亦天矣夫。

或問。吾子好研究春秋。而保護正儀。辨明其真忠。然則正儀之進退。於春秋之義。有合乎。答曰。當時記載

潛宵。正儀志業冤屈。故余欲表其微耳。如其義合乎春秋與否。非余之所知也。

按花營三代記。初賴之處。正儀于河內。和田湯淺等來攻焉。賴之使賴元與諸將救正儀。終克之。賴之又使其族氏春圍河泉。後龜山帝如吉野。藤原隆俊與氏春戰敗死。長慶去天野。退于紀伊。賴之又使其族業秀等圍紀伊。數年不克。義滿更命山名義理。山名氏清等。無幾。拔和泉紀伊之數城。連報其捷。既而義滿罷賴之職。出之就國。以斯波義將代之。義理陷紀伊。氏清陷和泉云。又按明德記。義理領紀伊。氏清領

和泉其他族人領數國。強橫汰侈已甚。義滿復賴之職。委任如初。山名滿幸得罪于義滿。勸叔父氏清叛。曰。今察京師舉措。其意在翦我家族也。去年命吾輩墜豫州家領。今又赦其族。甚間吾輩。可以知也。君盍先焉。吾族強大。一時無比。今圖國家。豈為非望乎。吾族同心舉兵。諸家在京者。誰能禦我。一戰克京師。四方誰不從。土岐富樫皆不得意也。最先從我矣。今舉兵也。姑不旌圖國家。以修武州昔年之怨。為名。亦可矣乎。請君熟圖之。武州者謂賴之也。武州常久臨終。使賴元言於義滿。曰。山名氏強梁。蔑上有年矣。老臣

每規使其戒懼焉。今既伏誅矣。老臣宿憂闕。未見有犯上者。老臣死無遺憾矣。如賴元豚犬庸愚。非當路之器也。君善處之。言未終而逝。今余以是觀之。蓋賴之使已族人圖內地。使正儀謀講和者。欲以漸撫定南國也。義滿嫌其遲緩。更命山名氏果有功。賴之慮山名氏強橫。吞噬內地。其後割據盤結。不可復制也。言諸義滿沮遏之。山名氏亦訴賴之於義滿。斯波義將土岐等釀成賴之之罪。賴之罷職。義將代之。與山名氏相控援。其後義滿復賴之職。委任如初。於是山名氏不得意焉。滿幸以修舊怨為言。賴之亦臨終云